

焦氏澹園續集

卷之十三 目錄

墓志銘

南京戶部員外郎篆石方公暨配劉宜人合
葬墓志銘

嘉議大夫廣東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內齋余
公墓志銘

太學生劉君敬止墓志銘

福建寧洋縣知縣向君惟共墓志銘

戶科右給事中沈君孟威墓志銘

光祿寺署丞海谷張君墓志銘

贈南京旗手衛經歷印州康君暨配郭孺人

墓志銘

太學次嶽汪君墓志銘

處士施君謙甫墓志銘

封承德郎戶部廣西清吏司主事宋公泰初

墓志銘

憲副毅齋查先生墓志銘

四川布政司右叅政鐵城李公墓志銘

明故中憲大夫順天府府丞雲蛟黃公墓志銘

驃騎將軍輕車上都尉神機七營叅將署都指揮僉事懷野田公墓志銘

明故河南汝州知州竹阜胡公墓志銘

汪君仲嘉墓志銘

贈孺人鄧母尹氏墓志銘

陝西布政司左布政使拙齋蕭公元配淑人

朱氏墓志銘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三

墓志銘

南京戶部員外郎篆石方公暨配劉宜人合
葬墓志銘

夫楨榦維邦則徵信于喬木羽儀閭里則資範于
名家紳黻奕世旣難縷數辭華蹠美抑又罕焉卽
世所稱安成之鄒鄉邪之馮纍纍晨星無多屈指
何況剖千穢之秘發二酉之藏父子相望迭爲雄
長者哉莆之有方蓋甲族也肇于唐昌于宋迄我

明而蟬聯繩繼辟之南金竹箭代共天府至方伯
雪筠公而彌顯一傳爲靜軒公舉孝廉配翁孺人
而生公公諱攸躡字君敬別號篆石爲人清方簡
直貌樸而中腴尤長風咏兒時儼如成人動履嬉
遊壹稟禮則少長酷嗜書晨興展卷呻吟至午夜
不釋聲琅琅如也由是學日益博士之業日工亭
亭有千霄之志矣嘉靖己酉庚戌連升高等銓廣
東順德令順德故明珠翠羽之藪海外珍錯輜輶
灌輸銅墨吏輒以賄敗公慨然曰吾何忍以官爲

市乎砥礪廉隅屹不以私自點縣多漲沙巨島羣
不逞之徒窟穴其中急則解散緩復烏集當事者
束手入公羅致巨猾把其宿負聽致諸偷以自贖卒
之邑門不閉枹鼓稀鳴公之力也上功幕府天
子嘉之爲增俸一級會倭亂募兵惡少蠭起橫索
餽直公按劍曰金校首領孰多若不聽命而趨趣
有是三尺耳邑中憎伏無敢諱譁視他邑所裁不
啻數千金諸奮身節縮以佐元元皆此類也居四
歲稍遷南度支郎南都饒佳山水公餘嘯咏若與

山川相映發無何署筦庫坐事波及遂投劾去歸
之日生事益落乃絕不以竿牘自通有司雖崎嶇
險阨養無兼辰不以急故貶清修也丈夫子二人
長曰瀚慶遠府推官先公卒次曰沈雲南提學僉
事與余爲石交嘗與商榷風雅游泳道妙每怪其
人既多蘊藉復慷慨磊落無突梯脂韋之習竊意
其源流必有所自孰知其得于公者多耶余嘗概
論造物有所蓄必有所豐今觀于公豈不其然公
官不過五品而擅雕龍之業任未滿十朞而享大

耄之壽用不盡其才然其心逸報不于其身然其子賢昔子雲爵位容貌不過中人且無嗣以老而法言太玄足垂千古至今仰其後塵而莫及又况科名詞學世相趾美如公父子者哉然則公於歆向當金驅爭先豈直與今之望族鼎立而三也公生正德壬申七月二十八日卒萬曆辛卯四月二十日得年八十配宜人劉氏有賢行公之家教蓋寔助成之孫承裘承袞瀚出承笏承簡承箋沆出文行能世其家曾孫二尚幼沆以壬辰腊月二十

六日奉公柩與宜人合葬于紫帽山之原負丑抱
未而屬余爲銘銘曰

千鈞之弩一發旋弢全其天兮萬石之鍾隨叩而
鳴以永年兮深山大澤龍蛇寔生焯以喧兮紫帽
崇岡鬼護神呵瓜瓞綿兮

嘉議大夫廣東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內齋余
公墓志銘

觀察公之在池陽也與畢司徒施京兆以耆德稱
三壽聞者以爲人瑞也而爭慕說之亾何京兆與

公相踵逝公子翹等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某
山之原手所爲狀乞余銘按狀公諱敬中字子惺
自號內齋居士池之銅陵人系出晉大將軍元昭
以功賜姓唐宋代有顯人迨國朝諱可才者仕
爲左通政世居鄧源余村自通政之猶子志貴始
遷大通鎮四傳爲公父諱某新化縣知縣封工部
郎中配吳封宜人生二子長卽公次太僕少卿毅
中公生而卓犖四歲諳聲律能詞章八歲母宜人
歿郎中公不爲過督公益解力學壬寅出就試郡

守晉江柯公大奇之補邑諸生丙午郎中公之新化以家柄授公晝接人事夜綴學攻文無怠三試不售之廣陵學於桑子木先生隨有悟入乙卯領鄉薦已未成進士釋褐武昌推官公理大郡寃若老吏當事者多以疑牒屬公有僕毀主母而母雉經者母兄張生捶殺之前司理坐張殺人論死公曰僕以飛語从主母从固當况僕從主母來於張名義未絕也竟出張生富人矣以女許冷朝陽矣朝陽已病僵僂相乃舍匿之而佯爲女从發

喪令訟之累年莫決公躡尋得女他郡而坐相辜
其發姦擿伏人人稱神君矣 景藩封楚璫吳某
者多不法且奪民洲地而撫臣依違其間公奉檄
往案之令洲民遷他所驚謂璫曰洲民之 帝所
憇矣柰何璫大懼因得還其侵地奉檄核諸郡邑
絕無削牘私謁者詣黃州守館公於富人胡氏胡
真人陶仲文甥也夜奉百金爲壽公斥去之卽移
館他處時分宜當柄趨者如市公仕可三年所如
不聞也分宜敗徐文貞代之公以卓異舉天下第

一會吏部業有宣城一人六郡例無再入文貞賢
重公而以語太宰曰吾得不通分宜書者一人余
司理耳遂入爲稽勲主事歷驗封郎中方嚴文靖
胡莊肅楊襄毅相繼爲宰雅以才品相激揚而相
徐與嚴尤委心歸計每黜陟以草屬公公取所知
籍奏之略無遜避兩公益相器重而人從此多忌
公矣一日白文靖曰三途並用制也自辟舉不行
要重之司獨歸進士而進賢之路狹矣宜倣舊制
遷其殊絕者數人以爲吏治勸嚴公蹶然起坐曰

余意也遂疏名上請自是副使王化以乙科起僉
事張澤評事李琪以明經奮郡丞郭文通知縣薛
侃州判聞鑽繇椽史進一時噴噴傳爲異政而關
輒者無不有灑然自新意癸亥大察京朝官公多
方摵剔貪墨無漏網者丙寅莊皇帝新立奉

遺詔卹錄言事臣事下部公毅然以疏請謂應卹
錄者有三等戮死爲最斃於杖次之遠戍又次之
至尚書熊浹御史楊爵繫獄十年始終一節當與
杖斃者同上可其議行之公臨事吐決智量邁

人當是時拔才能摵隱伏揚忠讜屏饗餐銓政一
新而新鄭知文貞之善公也顧目攝之復以撥吏
事不能委隨鄰滋深丁卯自驗封出爲廣西參政
時猺亂殺前叅政而以公往陰欲困之公曰事不
辭難臣職也曷避爲至則賊已據古田勢急而餉
匱公具疏請并索各省舊逋還粵而公日夜轉輸
得大破賊他如撫軍變處藩祿籍公畫者尤多戊
辰以入賀行新鄭適里居同行者度將召勸公迂
道以謁公端言曰豈有手據王章而道謁要人者

乎謝不往庚午晉廣東按察使持憲貞度人心大
肅秋監試稱得人九月入覲供張臭一付南海令
籍記之曰以給後來者辛未上計新鄭業繼興化
首揆席矣暎其黨竄公名拾遺疏中聞者異之遂
得冠帶間住公泰然曰吾父春秋高矣今得歸是
成吾願也尋新鄭去江陵盡還所攢者收土塋有
欲爲公道地者公謝曰我終不能低眉向貴人矣
言者含媿去時封翁矯健善飯公日奉卮酒爲壽
迨卒年九十有二公亦踰指使矣猶然孺子泣也

於吏跡絕口不言郡邑部使者至罕覲其面至事
有不平無問識不識慨然以公道論列之如築邑
城裁冗官得公言而定愛清溪山水之勝築數楹
爲圃灌花洗竹讀書其中與司徒京兆兩公以觴
詠相屬人謂不減洛社風云乙巳登八十海內致
詞介卮酒者數百人未幾病瘓以明年丙午八月
十八日卒距生嘉靖丙戌十一月二十三日得年
八十有一公負人倫鑒好與賢士大夫遊在銓署
體貴倨多局鑰自閉公曰審爾則咨訪奚施邪故

至者日相梯接居恒所嚴事者羅先生汝芳綰帶
交者舒公化陸公光祖李公世達曾公同亨許公
孚遠皆一時名流其助成公賢率此類也嗜左氏
春秋及杜詩公移倣王文成三集常不去手所著
有左國類要諸書并詩文若干卷藏于家配柯氏
繼陳氏徐氏贈封俱安人子五曉貢生先公卒娶
方縣令懋女柯出翹舉人娶施京兆篤臣女繼呂
藩端三極女嶢邑諸生娶羅憲副賜祥孫女驥娶
任大參可容女徐出饒邑諸生娶章太學允升女

側室賈出今爲太僕公後孫六繼武繼鼎繼樞繼珂繼鉉繼鉞孫女四銘曰

懿厥余宗肇自有晉武功鬱然開土賜姓迨於昭代迺有納言典司喉舌實高其門令尹勃興甘棠流詠觀察嗣之國牒顯進澹成讞獄當時推賢英風姱節矯矯無前一个在廷位望有輝讖表濟之窮以嶺海不自爲材從古則然公雖退藏其大者全勿贊引之亦旣有子奮藻決科載玄載史一丘墨如山紆川隨用昭來許篆此銘詩

太學生劉君敬止墓志銘

劉生祖錫自鹽官來其父太學君歿三十五年往矣生過余手一帙嗚咽不能言者久之余受讀則其父緒言遺事在焉曰願以不朽爲先生累夫世之孝子貞婦亦比終三節而已免喪而見似目瞿聞名心瞿者彼誠晰夕於前不能自釋也錫二歲稱孤去之三十餘載購其言行秕文而必欲傳之噫可念已志而銘之曷能辭按狀太學君諱世坊字敬止先世陳畱著姓勝國諱恂者教授於浙始

家鹽官以經顯十一傳曰主事公术以治行祠學
宮子方伯公炌益貴重有名方伯配永州守錢公
女從宦金谿邸中君乃生少卓穎舉止異常兒六
歲通尚書十七而業成名首鄉序中表目之耳相
屬曰是不媿名家子矣嘉禾頃墨林雅以鑒自負
以女許之遂配今節婦云居五年游太學應南畿
試以其歲生男祖錫又三年而卒卒年二十有六
耳爲人器宇澄弘孝愛篤至奉兄姊撫弟怡怡
如也蓋終其身無迕事方伯公韋韙而治淡體唯

恐不得當也方之已試者必手錄以進公葬母鄭
恭人手操版築君畢力襄之公歎曰非此兒曷報
吾母其爲所愛賞如此劉族蕃衍有艱食者君喟
然曰吾祖生不穀遺之產詎令自有餘而已於是
歲賙之斛米束帛以遠近爲差其急昏喪也甚於
己季議姻謂鄭氏邑名家爲旁寃濟之六禮必已
之出咸中品式君雖善心計而出納秋毫無所封
嘗出倉中裝易田若干畝佐歲而復攻苦茹澹以
使旁落所能拓其業而且以急人之難者以此久

之病骨立語氣不屬乃胠其篋得五百金泣進方伯公曰兒疾殆不復振賴婦足持門戶生兒幸長異時代兒從諸孫問寢食耳第願大人爲建重樓居婺婦孤兒少便大人覆露足矣故君歿方伯公畢世悲思之謂其盡子職君識度淹通而經理毛密錫妻給諫海陽陳公女也歿前手書業議及姻事季弟師焉君端士也則指錫約曰翁莊雅足範後學兒他日必屈教之九都新丘不食地也弱冠卽厚直購之以待蓋其所條畫豫已居恒耆墳典

卷之三
述所次大父父之訓戒若譜牒卽片言無敢
放失者殆後婦項氏能茹荼存孤卒俾有立嚴事
方伯公三十餘年如一日傳言从者復生生者不
愧余於節婦亦云夫世有老身長子孫而妻孥間
不獲一開顏者太學君雖早逝有項之節錫之孝
且才而天之報君者豈微也哉君生嘉靖某年某
月某日卒隆慶某年某月某日以萬曆癸巳中秋
日葬新丘之原君所卜也配項年與格應郡縣覈
其節上部使者籍奏而旌焉有日已錫子四蒙滌

蒙瀉蒙瀼蒙澨許字皆名家銘曰

豫章昂昂欲參天誰摧春姿夭其年蟠根抽條蔓連延上有寒筠淨且娟九都之山巒盤旋昔爲瑕丘今墓田千秋煌煌銘永傳

福建寧洋縣知縣向君惟共墓志銘

君諱宸參字德象後以字行別字惟共先世出中州舞陽宋南渡占籍上元自此世爲上元人高祖諱輔賈於滇嘗傾貲佐邊餉曾祖諱璽隨父賈殉滇中祖諱芳少訪父墓留貴竹考諱爨舉癸卯貴

州第六人仕終興國州知州配殷氏而生君少敦
篤勤敏始授朱氏詩業成誦矣復更胡氏春秋與
仲弟朝夕砥礪至忘寢食歲已巳興國公罷政歸
金陵擇名士萬夢桂者師之績學益力未幾丁父
憂哀毀骨立幾不能自存時囊無一錢三喪未舉
君雖匱勉終襄事而心力竭矣己卯選爲京兆第
子員會南臯鄒公左遷南北部君執弟子禮栗學
焉天臺耿恭簡公來掌留院一時士大夫論道者
翕然宗之君從遊其間無論風雨寒暑未嘗不在

也戊子餼於學宮辛卯舉鄉試有始第卽飾輿馬爲貴富容者君布衣徒步不異諸生時卽北征跨一衛往見者不知其爲孝廉也壬辰入南雍羣諸生課講不以惰窳自異司成鄧定宇公旌其行以爲六館倡君之賢名藉藉滿留都矣於有司無半刺干謁至里中長久便利及關風化者不難挺身先之如戶部之庫役兵部之斗級十八批解差與布絹之改折旣同鄉薦紳言之當路復自上書司馬衛陽周公總督後山楊公冀必得請而止以故

易庫級爲顧役易民解爲官解清軍納絹諸數應時而改都人至今賴之多君力也忠介海公少泉汪公恭簡耿公治中龐公皆士民所謳吟思慕者力請祀之學宮其知所重類如此辛丑謁銓得閩之寧洋或難其僻遠君喜曰古之至人幾小國寡民以自試吾儻與小民相濡沫得微效其平生足矣壬寅抵任邑在萬山中重以鑽盜縱橫習俗凋敝君毅然與之更始革常例省火耗釋淹滯捐逋負罷商征清鹽法凡可卯翼其民者悉盡力爲之

至興臺史胥加意約束時時延見父老鄉先生問諸疾苦而爬梳之未半載而凋瘵之氓霍然有起色矣尋條十一事上之兩臺議倭者一議兵者二議清軍議積穀議入計議學官議典試議久任議貢市無不改容嘉納者當是時部使者若藩臬嘉獎疊至君志未行什一也踰歲病且作日以困憊屢引疾乞休不從求改敎以行士民奔走諸司冀留君臥治顧疾加劇不可爲矣行日百姓扶攜遮留輿不得行君力譬曉之泣送數十里別去君間

關道路謂不得正首丘爲憂甫抵家而歿痛哉君
內行甚備世父覺弟寢柳閔其鰥也爲納室以居
弟寢房若宗人義皆宛轉經營今無失所其在寧
洋也聚而食者常十數人藉令君而得志其所及
何如哉而僅僅若此然其意可以觀矣君生嘉靖
己酉九月十二日卒萬曆甲辰十一月某日享年
五十有六是歲某月某日葬某山之原配許氏息
縣尉許君宗傑女子二長明蒞娶諸生李銓女先
卒次明淵娶余壻諸生楊楷女孫男一延耀淵出

君疾革語其子曰吾篤信力行以師聖賢而未副其志以殉若求太史一言志我墓而吾師南臯公表之目可瞑明淵奉其遺言以告余忍不銘君銘曰

旣豐其材而嗇於壽維篤於仁以昌厥後

戶科右給事中沈君孟威墓志銘

君結髮從余兄伯賢先生遊尋復爲余禮闈所取士蓋世以文行相砥也頃余旣廢斥意以未竟之志托之君乃所發抒什未一二而悒悒以歎嗚呼

痛言哉君孫欽繩手王工部狀謁余爲志銘誼
何忍辭君沈姓諱鳳翔字孟威先世諱福者國初
從征陳友諒大戰鄱陽湖歿之高皇帝爲立廟
康山錄其子庸爲旗手衛百戶沈世爲衛人自此
始庸生彬彬生珵珵生紋金隱德不耀紋生九思
君父也以君貴贈右給事中是爲贈公配李繼廖
贈封俱太孺人君廖出也贈公登嘉靖癸卯賢書
妻試南宮不售殉于旅君甫四齡當大父暮齒廖
以一婺持家秉纔二十四歲耳撫君而泣曰沈氏

如綫之脈在爾矣君卽知感泣七歲就塾穎異工屬文識者器之已而大父又歿君感憤嚮學益力誦聲琅琅徹丙夜不休庚午補諸生試高等督學褚公廉其行檄獎之不獨以制義稱而已丙子舉鄉試壬辰上公車擢同進士出身卽以母廖撫孤事聞於朝詔旌其閭癸巳除蕭山令蕭巖邑也面衝君至卽自勵爲精勤時時召問三老所疾苦而拊循之當受賦令自投之匱解者取以轉輸君不一盼也一切奇羨供億悉埽去吏抱案堂皇受

成事五伯持梃惄惄立至日晏不得一飽暇則延
見諸儒生講說經義示以嚮方居恒慕劉龍江革
楊時之爲人其祠宇悉捐俸新之於是士心興起
科目亦彬彬矣邑故濱江圩田以畝計者九萬餘
隄一决則鹵潮入而稻田無弗腐者且嫁賦他腴
田君嘆曰吾不能令瘠者腴而可使腴者瘠乎乃
創築堤之議徒步堤上日無寧趾隄成可力耕而
巨浸成沃壤矣湘湖故產蒲用以糞田舊各爲界
尋沒於勢家君悉歸侵疆今豪效者無所騁而會

有盜出沒水間乃設方略禽捕之盡徙他郡史胥
姦窟逆閉其塗而法其尤者數人人爲股栗先後
五載邑薦紳一無所報謝而絕無少望且交口譽
者以君公廉誠信于士大夫也臺使者上君治卓
異先後幾疏上以璽書徵之己亥北上便道省
太孺人于家戀戀不忍去太孺人謂曰我健飯若
無念我且天子以名予若而不以實報吾食天
之寵而不能教子忠何以見若父地下君飲泣以
別抵京以上考擬授省秩待命闕下亾何太孺

人訃至君痛不及視含絕而蘇者再久之自力還
襄事家赤貧至倚貸責而辦甲辰公除補戶科給
事中踰歲遷右給事中 貢恩特贈父母如其官
巡視光祿故事諸商供 御者屬要人削牘覬昂
其直君叱曰 上供不可省固也乃爲爾輩實谿
壑乎竟置不答首上疏言上下釜鬲起于疑疑情
不撤敗道也何以言理疏入報聞時遼東稅璫高
淮者失 上意訛言虜闖入自調千總射殺之以
聳動 上聽君聞之怒曰奄人不典兵 祖制也

何物宵人而以箋制于寵爲上疏極論其無人
禮諸璫爲之歛手梁永監稅關中秦人怨之次骨
御史余懋衡將疏論之永衡御史因膳人而置毒
焉事覺御史以聞永懼駕禍咸陽令滿朝薦者誣
其縱劫供御物 上遣緹騎逮之君力言薦無罪
而永可誅雖未報可而薦寃得白卒從末減君力
也他有任輔相簡大僚廣聽納核吏治與夫掊擊
貴要指陳欺罔不下數十上雖其有行有不行而
侃侃大義天下莫不聞與人交有終始友人黃分

宜客久薊門親爲調棺殮膊而歸之鄉丁未奉
命冊封襄府餽遺謝不受道南康展祖廟托有司
新之使道過家以積勞委頓至不能徙倚歷數月
而卒先是除夜襄府復遣使遺之金君伏枕謙曰
拜于國與拜于家異乎吾終不以死易吾志嗚呼
士之節義發憤于窮約者或至喪心于當局檢括
于頃時者未必矢志于蓋棺如君所爲一意清節
貫窮達歷久生而矯然不以變塞也可不謂難哉
余方爲失良友惜而世徒歸知人于余可悲已君

生嘉靖己酉二月二十二日卒萬曆戊申正月十一日享年六十配張氏孝廉張公岐山女封孺人子四懋滋諸生娶南京戶部郎中王公華岡女次懋膚諸生娶通山令路公瞻溟女次懋衷武生金先卒次懋慤側室陳氏出女一側室劉氏出皆幼孫男三欽繩諸生娶兵部郎中厲公望所女滋出欽矩娶岐陽王孫李公瑞巖女欽律幼俱膚出孫女一滋出適高明令韓公驥字子昌言曾孫一慶源繩出繩等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棲霞陳家庫太

孺人墓傍而余爲之銘銘曰

道喪世衰士習卑卑有偉孟威起而振之擺脫垢氣而古是軌如超羊腸以陟熊耳嗟材則豐年位弗臻天將贏之其在後昆鬱鬱新宮繖山之側我爲作銘過者必式

光祿寺署丞海谷張君墓志銘

君以大學生例授光祿署丞棄去不就以林壑終識者高之萬曆丙午十一月二十二日歿于家子惟敏草事行屬余爲志銘余受讀君張姓諱訓字

于彝一字惟善別號海谷先世金華人自提刑公
徙衢提刑子諱榮者爲歙司訓遂居歙之嶺南始
爲歙人族日大遷居城南祖曰暉山東司訓生寧
君父也娶于朱亾子側室柯舉二子長曰諒次君
君生晚父母慈暱之不過督而自力于學課程外
以餘力及鼓琴蹴踘騎射亾不精詣稍長倜儻負
才氣好賦詩以聲伎自豪有古節俠風父日以公
車業程之舉族屬先達以勉君肄業成均方下帷
發憤會伯兄以鹽筴事見逮君力營救得脫因徙

淮右踵兄業至文定公聞其人賢重之已伯兄產復振君歸事父握家秉博士之業廢矣父八十有八以天年終君不以老壽故捐哀歲舉時祀淚溼溼下數十載如一日也父瀕危遺命伯子長所費寢多授貲欲稍稍裒益其間君跽蹶曰一體之謂何而以軒輕爲竟中分之友愛昆弟竟其身無間言嘗于分地構室族有覬得其處者君曰柰何以一片地失子姓歡遂撤土木而遜之人以爲難初君合羣從而居家以衆爲政且夢君令析著使其

自力求多者亦厭其欲而去自是人人自奮業益
起義聲益著君勑諸子曩之治生凡以爲儒業地
耳於是諸子皆以經術進彬彬七業俱興之盛矣
里俗信形家言有累世不歸窶者君心疾之蚤夜
卜地以厝三親人謂可挽陋俗云性不食酒自奉
亾所芬華晚乃闢園池構亭軒蒔花竹環之召故
所善談說古今佐以觴詠慷慨擊哩壺爲節已而
陶然自快也絕不謁貴人邑大夫知君者至損呵
從就訪之君以野服見去亦不報謝尋以鄉飲賓

請一再往輒罷里中事有不平取一言解南城家
祠故湫隘君獨捐橐而新之身董其役者兩歲既
成大合族而落之定爲祀儀一準家禮貧交疏昆
弟以緩急告無弗應所葺脩學宮書舍所調棺櫬
徧境內而不自言德也與人交信心而語無所假
色辭其臨諸子也以莊旦夕不敢褻見減獲垂髫
者不得入中門闕以內噶噶如也春秋高食飲漸
減諸子強以藥君曰噫若輩知藥能已疾未知藥
之生疾也非吾一意却藥安有今日况區區假合

者亦安能令久留耶醫來戒勿視仲冬望忽言吾
以長至當歸立家人而訓勅之內外少長皆徧且
曰自分生平無大過亾事禱也含殮祭葬當約而
從禮墓門之石無爲諛詞頃之君遂逝此豈繫於
死生者流哉距生嘉靖己丑正月八日壽七十有
八配程氏叅軍恩女繼金氏子三長惟昇以諸生
補太學娶金孝廉淑滋女程出次卽惟敏娶汪君
輅女繼汪君子壽邵君應魁女次惟炳邑諸生娶
文學邵君應兆女繼王君世學女庶陳出孫男六

弘科弘封弘儀弘敬弘弼弘相孫女七曾孫女一
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嗚呼方君之棄
儒蓋于學未數數也然奉親以孝聞待兄弟以友
愛聞接親族知交以厚聞少年凌厲俊邁時軼而
之剛晚節之所就亦幾于約且達矣余故不能諛
且君之治命在也乃摭實而次之如右銘曰

有秩於朝而隱是怡如麟在郊如鴻漸達談笑而
終以還造化寸心夷然一絲不墨墨如者丘幽宮
奠焉子孫保之于千萬年

贈南京旗手衛經歷印州康君暨配郭孺人
墓志銘

康君惟志爲南旗手衛叅軍予世系籍於茲得從
參軍游亾何參軍手一帙謁曰是不肖從兄憲副
所爲先考妣之行述也先君見背三十餘年妣歿
亦二十年矣先君有未究之志以屬孤而孤錄錄
無以闡其幽頃天子推恩先君得徼一命爲寃
麥光惟是一二細行不可無志先生其哀而賜之
銘按狀贈君諱元功字以勲其先副將軍子信公

齋也居泰和之瑞山已徙于秋高祖文悅曾祖皓
祖珞皆隱德不耀父堯仁負器識稱長者配王生
五子曰以賢曰元賓曰以質曰元車贈君其季也
少穎敏有志略習博士家言塾傳稱曰能顧翁右
族諸理紛爭每以屬贈君君不欲以米鹽狼細爲
大人勞也遂棄去理家人業然料量惟義之歸非
苟取盈也會度田令下翁用方正推擇於鄉贈君
嘆曰有子在獨不能任公旬役乎於是奮身而前
矢公且慈所司嘉獎翁而邑人無不傳頌贈君者

翁老家益拓昆弟賓姻倚辦贈君君一意經紀無
毛忽私諸兄伯叔皆方學稱名士仲入貲補太醫
官屬贈君所翊贊爲多羣居數十年一無間言析
箸則俛聽諸兄割分人尤以爲難性洞達好義歲
侵嘗出穀萬石賑饑人或急難來歸出力以解而
卒未任德當事可否侃侃不可撓退而致孝于父
母委曲承顏未嘗不以恩自克也課諸子嚴爲擇
師又爲之求良士與交致其力不少懈子姓彬彬
質有其文一時推其有家法云配孺人郭氏相贈

君嚴事兩尊人無忤色持家秉事必咨贈君而行
所以立其家成就其子者無不中於法居恒訓其
子曰器滿人概之人滿天概之小子善自持母爲
概招也於子婦壹以儉樸爲規贈君念惟志單子
冀得元車子思材輔之未果孺人病趣惟志諭日
告廟立爲翁更名思同今補郡諸生試高等所以
竟翁志者將於是在贈君生嘉靖丙戌八月二十一
六日卒萬曆乙亥四月九日得年五十孺人生庚
寅四月三日卒庚辰十二月九日年五十有一合

葬于某山之原子一長卽惟志娶賴次卽思同娶
曾繼張女一適王方伯子良蓀惟志質厚恬夷而
閔閔焉先德之湮是懼可謂知所重余嘉其識知
有所受也其以君志銘乞於余故不辭銘曰

嶷嶷於鄉婉婉於家此有愛慕彼無垢瑕孰厚其
材而藉厥施宜熾且冒以俟來裔煒煒 王言式
諡國人永德於幽則珉茲珉

太學次嶽汪君墓志銘

次嶽汪君子泗論余爲考官時所舉士也故事考

官兩人分校五經泗論實隸他考官會權姦意有所欲騁而陰忌余嗾其黨以科場爲端將擊去之波及泗論公車阻不上者數載余常以爲愧久之晤次獄君雲巖夷然不以屑意也余以是多君長者至是君歿泗論手胡司李來朝狀謂余爲志銘余雅知君而幸後死敢不力按狀君諱鉉字公良別號次獄世居新安之雙溪曾祖諱齊有隱德壽滿百齡有司建百歲坊旌之祖諱昱饒州府訓導考諱垍由進士仕至貴州布政司左參議生三子

君其仲也生踰年參議公奇愛之曰是兒豁達當
類我君生而美目豐頤廣額頗然偉丈夫也少擊
劍善騎射智力過人里中俠少皆憚之然務罄折
讀書諸天官輿地素問難經旁及稗官野史靡不
涉獵精與論說亹亹千言宿儒不能難也壯遊太
學交多名士君意若不可一世更厭薄制舉業遂
棄去工詩賦草書所至以觴咏自娛參議公倦遊
歸不間家人產而獨倚辦君君事伯兄而友其弟
黽勉有亾諸理咸飭族里待以舉火者十餘家時

時顧其內解簪珥佐施予弗靳也嘗遊淮淮上客聞君倜儻多大節爭交歡君而君爲賢豪遊累捐橐至千金家以此落顧喜施予益甚寒者衣饑者哺病者藥他旅不能歸物不能葬者無不爲之所爲人寬厚坦衷不爲回隱人自悅服排難解紛片言立釋會豪齒齦乾容戈矛鋒起衆口咤不敢發君獨從容慷慨白見窮狀衆皆譏非所及而去家去齊雲巖不遠日從親友徜徉其下或白雲帶山峰巒蔽虧時鳥候蟲有槩于心卽坐胡牀命酒掀髯

而笑興發披一白祫衣呼客刺小艇往來江濤自
如一日登金山絕頂長嘯賦詩十二章以發舒其
氣歸而有終焉意惟孜孜裹糧束脩訓成其子所
館致皆一時名流晚學易善以剝復消息自寬擁
膝閒居宴如也丁酉泗諭舉于鄉君不色喜戊戌
厄于讒家人皇皇憂之君亦不色忤笑曰淹速有
度詎可人力爲耶且吾先君酉舉而戌厄未嘗不
竟達也其曠覽類如此歲乙巳苦肺疾明年正月
病且革諸子涕泣相對君張目笑曰何無男兒氣

耶竟無一語及家事而逝噫亦異已君歿明年禮部疏明諸生之枉泗論得牽復而君不及見人或惜之余謂泗論累試而乃舉一舉而輒躡鄉評無所重輕君亦不爲芥蒂蓋知其子業成而藝精浮議之來非其罪也援參議公之往事公已先見之矣生嘉靖癸卯四月二十九日卒萬曆丙午正月八日享年六十有四元配永城令吳洪洲女子五長卽泗論娶洪君琰女淮詢娶黃太學鵬舉女沂詠娶張太學懋功女治誼以郡諸生遊太學娶吳

光祿繼勲女淮誦側室出娶吳君文孝女詠先卒女二一適吳知州繼京子明伊一適吳鴻臚道偉子之宦孫十二人女孫六人銘曰

汪在海陽碩大且光參藩著績百歲徵祥粵顯若晦孰主張是以君之才而嗇於位士志及物渠必入官君施於鄉亦既有端詘必將信古之明訓君於其間頽焉委順雲巖之麓山川巒蟠銘以昭之千年弗刊

處士施君謙甫墓志銘

謙甫施姓諱益臣別號萃峰處士謙甫其字也先
世諱兼善者義興人唐神龍中拜官吏部與同舍
藍璽相友善璽女妻兼善子濟用同卜九華之麓
居焉施占籍青陽自此始入國朝纓綾蟬聯不絕
至嘉隆尤盛堯臣篤臣兩京兆近臣刺使天麟工
部其昆弟子姓也君於其間侃侃自負不屑學士
家言嗜酒好賓客窮交至輒推衣食衣食之於是
義俠之名蓋池陽矣郡縣召無所屈節其備禮招
延者君與謀必爲之盡居恒見惡如讐有佞色諂

笑者至不忍與坐語子爲司庾郎官受請托闌出入君蹶起奮擊其左右皆逆散去然竟無如君何也余以讒罷歸君意不平甚每及其人目光四射奮膺咋舌若不與同生者余亟止之曰誠知無益第中有所激不自知至此耳侍中黃公遜國時閩門族義妻女瘞江干無爲表識者君聞余語慨然曰此予鄉人責也卽同徃尋之醵錢親知厚加封識又作墓祠於傍余爲請於京兆得春秋祀以爲常君本謀也晚不欲歸同余居委巷中意如唐劉

柳卜隣以老而不幸君逝矣惜哉考諱宗文妣徐氏君生嘉靖壬寅五月五日卒萬曆乙巳十月廿五日享年六十有四配江氏子三長鳴瑞娶查氏蚤卒次鳴錄娶胡氏次鳴和安福縣主簿娶胡氏孫承穀錄出娶高氏次孫金陵和出尚幼殉之明年九月廿六日歸葬縣之龍口山銘曰

身詘志遂於我爲通外信內挫在物爲凶達人一盼疇啻疇豐若君者鍾鼎名家山林雅尚不饗饗於勢利不皇皇於得喪一觴一詠老而自放與夫

食首與尾覲顏負義居然囚拘得不蓋愧竟其身
而不知止者不已遠乎

封承德郎戶部廣西清吏司主事宋公泰初
墓志銘

公諱應徵字維就號泰初以子仰禹貴封戶部主
事于是人稱戶部公云先世居下邳祖某從高
皇帝起義爲靖海衛鎮撫世其官數傳至某業官
任法自重不名人一錢則封公父也封公爲鎮撫
公仲子甫八齡而失鎮撫公從母蕭托伯氏以居

至十六折箸而與其配居外益貧窶日三商而不及食賴配以絳緋洸佐之久之食指日繁不得已隱賣漿間自贍稍稍不虞伏臘矣會仰禹生十齡議所業有以農若賈進者公曰兒不凡柰何棄之此乎乃斥買書史遣束費從塾師遊仰禹少穎慧所受書輒成誦亾何能爲公車業公乃率之詣諸名家面試之聞一許可語輒沾沾喜仰禹自是益淬厲有聲矣居恒峭直負氣矻矻不可下遇逢掖則自行迎除舍旨脩醪餉相繼無倦一日攜仰禹

學宮廣文李豐莊見公魁形而飄髯奇之輒呼曰
封君旋指仰禹曰公所以貴者此子也自是閭里
無不封君公者踰四年仰禹補弟子員博士齊河
王一見國士遇之延爲子弟師里中聞之亦遣子
弟來受經齋奉日以饒而次子亦弱冠閑治生公
曰兒子業足朝夕吾將戢影漁釣間終吾生耳乙
酉仰禹舉于鄉靖海自國初來士恣恣無顯者報
至里中驩如雷人謂公得此當喜不自持公先入
省母出而從容酬應若固有之識者以是益重公

踰四年仰禹成進士省覲歸公撫之曰爾徼天幸
有今日吾與爾約自今母以我食貧挫爾廉不然
者非吾子以故仰禹官司農六載不以一縷自益
司功上其最得封公如仰禹官時公在母蕭制中
旣禪始拜 命所受冠服常篋之綸巾袒褐日與
故知從容燕笑如常時暇則從田更野叟論桑麻
料晴雨人若不知其爲貴人者當路造廬強之始
一見或勸之連騎交守相及時自樂者公曰爾意
非不厚第兒拙我以勤補兒廉我以儉助若借兒

子面明得意吾不爲仰禹之司膚淮中會歲侵商
旅不時至仰禹眠其至者謹榷之不取盈徃額而
又持廉無所射徇坐是忌者摘之以待勘歸頃之
事旋白銓曹累以名上未報或意公不能亾望公
無幾微見顏色有問之曰若久于官而橐垂如振
槁然卽以近時奚愧矣歲時間遺族黨姻戚無失
禮間有以緩急告者不難割所有以應蓋喪待而
賻歛待而櫬者此比也仰禹髫年師幼公曰是孺

子學易繇勑仰禹亟捐貲振之母後孔廟圯合邑

人以葺而身市巨木棟之屬纘前二日聞鼓吹聲
張目曰先師廟其升棟乎其知所重皆此類始仰
禹鄉舉時有里人挾金求脫獄者公毅然麾之去
自是終其身無一赫蹕溷公府也仰禹自淮陰遣
所部驛符迎養公曰驛路在所稱疲我曷忍益之
出囊金募役以行迨仰禹需次久或謂公宜從長
安貴人計所推轂者徒師意自守老巖壑非筭公
不答以公之識與守假令有所會其度其施用可
勝道哉而僅以耆德見惜也雖然以公之一真自

遂故其子不訖于職守以公之一塵不繙故其子
克就其廉明卽謂仰禹之用爲公用奚不可公生
嘉靖丁酉八月十七日卒萬曆己酉七月二十八
日享年七十有三配顏氏封安人子三長卽仰禹
曰廷訓娶柳氏封安人次廷訪娶許氏繼王氏次
廷讓大學生娶張氏孫九曰思永彊思淳廷訓出
思湛思涵思朗恩廓思徹廷訪出思藻思緝思偉
廷讓出孫女二長殤次適諸生趙良輔仰禹將以
某年某月某日葬公龍旺山之原合顏安人匱而

之焉已丑仰禹與余同舉進士未嘗不以志行相
砥也至是以書與狀來請志隧中之石又曷辭銘
曰

宋顯靖海肇跡下邳以秩來東子孫纍纍自其高
曾以戎事聞至公有子大發于文守道守官壹節
無斁伊誰詒之實公之力有拱其木有崇其岡太
史銘之公也不亡

憲副毅齋查先生墓志銘

自文成先生倡學以來興起者衆若寧國貢受軒

沈古陵餘姚王龍谿錢繙山四公並高足弟子而
親炙四公以私淑文成者於涇上得一人焉曰毅
齋查先生余知學來所接賢士大夫多矣每見先
生之友言必稱我良朋先生之門人言必稱我師
而謚其爲粹然有道君子也先生歿已久猶子友
知謁余言文其墓中之石余曷辭案狀先生諱鐸
字子警別號毅齋唐武德中諱文熙者任池州
州刺史因家於涇先生大父諱漢德父封文林郎
德安推官諱景明母崔氏張氏文林公生子五四

出崔一出張公冢嗣也年十四崔孺人沒而張來繼先生事後母以孝著率諸弟肄文而更念匪學胡文匪聖胡學先後講於貢沈王錢四公間所涵齊最深己酉舉於鄉報至猶偕同志聚講抵暮而罷如弗聞也屢上春官不售南還卽台山與少傅潁陽許公方伯拙齋蕭公職方洪潭焦公相切劘而從遊若蕭都御史彥趙少宰士登蕭學使雍趙憲副善政王國子廷楠鄭明經岱探討上下彬彬然盛已乙丑成進士授德安府推官公清介絕俗

而不欲爲煩苛其於单赤尤曲體其隱諸生葉潤爲讐所中先生爲直之至以忤直指不顧聞令有欲那移乾沒自潤者先生微感之令其省改不以摘發之名自居也其鞫獄民就理恐後情法不蔽者爲平亭之諸開釋者自慶幸恨得公晚久之治理流聞薦剡且上一同官直指欲並舉而疑其年先生曰第論能職不耳如以年則某長於彼且二歲直指絕歎以爲難愈重先生未滿考以卓異徵道經新鄭先生故新鄭相乙丑所舉也時家居見

先生思致書都門爲公道地先生堅郤之以此忤其意入京拜刑科給事中轉戶科右仍轉刑科左屢疏勤經筵覆邊功定營議舉人才言不爲矯激而識者服其得體休暇輒從海內名碩結社論學以爲常未幾新鄭因緣中涓起且兼銓部勢張甚欲有所修舊隙一日問先生以直報怨意何居先生若弗喻其指答問一以恬夷劑之令其自解又欲出一罪人與進其私黨先生兩執不從因與之左乃抑先生補山西叅議適當表賀先生疾不行

撫臣迎新鄭旨諭致仕父老留之車爲枳先生油然不以屑意也新鄭罷臺省交章薦復補先生舊任父老爭歡迎之至則革蒲東停喪敝習定爲葬儀勒令互察得歸土者不可勝數有妖似猶能匿形而人言多煽惑先生出示驅之妖謝相知者曰查公正人吾不敢犯爲避去兩閱歲晉廣西兵備副使抵家而奉文林公諱喪葬一行古禮公除仍以舊職領廣西驛傳之任三日卽以入賀行還任三月移疾歸中丞郭公六下劄留之不可返

然東返爲復水西書院倡明理學卽單犖後進持
節引之未嘗不與講敵禮也平居不至郡邑至均
田救荒則力言於當事爲鄉人無窮計臺使者時
婁疏以薦而先生已決終焉意矣先生豐下廣額
鬚歷歷可數音吐若鍾生平品格如麟鳳心事如
天日言行有壇宇坊表其於世人窺瞰依附非特
所不屑抑亦所不知乃其學則篤信文成先生致
良知簡易直截爲三字符時講者各立門戶先生
獨守之不易謂良知不執於見卽曰虛不染於欲

卽曰寂不累於物卽曰樂無有無無始終無階級
俛焉日有孳孳終其身而已居恒闇然自修恥不
爲表暴然學者讀其書知其學之深考其行而不
合於書者蓋寡也最後疾作族兄秀視先生問曰
得無勤乎先生曰能病吾身耳吾心何病旦而起
索木冠端坐逾時遂瞑嗚呼此所謂任重道遠死
而後已者乎時萬曆己丑十月三十日距所生正
德丙子正月十七日享年七十有四配太平謝氏
封孺人生子三琪清浪清玕清並國子生玕清先

先生卒今由子孫及曾玄雲仍輩出能世其學固
知先生之所延者長也余嚮往先生有年茲叙而
銘之竊比於神交尚友之誼銘曰

士貴何必極隨事而自力母忝厥職士言何必華
以學興於鄉足名其家蛻委於茲丘子孫食其休
惟千萬秋

四川布政司右叅政鐵城李公墓志銘

浙仙都蒼嶺間有祖孫父子兄弟濟濟然並起出
可羽儀社稷而處可風化鄉人者蓋推縉雲李氏

爲冠冕今四川右叅政鐵城公其一也公諱鍵字廷守上世自溫移台之仙居元季有諱德大者爲縉雲美化書院山長留家焉再傳入我明爲贈少司寇公諱襲生四子其仲爲處士公諱檣有孝行載郡邑志生二子其仲爲貢士公諱顥生二子其伯爲戶科給諫公諱長當武皇時以言被逮謫福寧州卒於官今鄉賢名宦兩祀之生三子其季爲封公諱璫貢士以子貴封南通政司叅議祀鄉賢配田氏處士侶鶴公孫女封宜人生子四

伯卽公次鏌次鏌次今少宰公懿公幼凝重奉封
翁嚴訓唯謹尺寸無敢越識者卜其不凡年十八
補邑諸生壬子舉于鄉癸丑下第歸杜門自守有
澹臺子羽風卽其內翁賦重役捐已貲以助不爲
丐免守長或問所欲言謝曰無有狷潔好修人共
高之丙辰成進士授都水司主事督三殿工滿
考陞營繕員外郎未幾陞屯田郎中當分司易州
司空歐陽公約庵雷公古和議大工方興精勤如
李郎可使遠出邪特咨留營繕管山西神木二廠

時分宜柄政子世蕃倚爲奸利人多市爲重或諷
公一見公不從惟廉勤自矢以杜側目大璫侵牟
及權貴居間者悉拒絕有題覆疏稿六卷留部中
世蕃嗾銓部移公饒州守歐雷二公力爲挽留視
事如故會 萬壽官升棟 御札分宜訊視工官
勞之分宜以所善十一人報 穎皇見無繕郎名
特批李鍵等十二員各賞銀五兩自是世蕃始咋
舌莫敢言而意未懌也後工成司屬如例晉秩而
公不與公略不色愠分宜罷乃晉公光祿少卿疏

請歸省。穆皇改元復除原官疏職掌十事如罷
禁池傀儡止遠方貢獅稽御膳器皿革中官侵擾
悉人所難言。上允之著爲令尋轉南通政司右
叅議以小忤要人考不及左遷公遂疏乞休太宰
楊公虞坡知其枉覆疏留之補閩運副南主客郎
俱未赴會海公剛峯撫三吳雅重公志行咨乞守
蘇州得旨公疏辭不允乃受事值歲大侵民困
甚盜起萑苻間設法調停郡賴以安又革頑囂裁
奢侈風習一變聞者稱飲水吏云入覲餽遺悉

不行竟以議去留屬官忤執政意遷長蘆運使釐
弊恤寵頌聲日起僉云蘇陘區長蘆利藪公所在
疇然不滓可謂人所難已嗣晉四川右叅政公喟
然曰二尊人老矣柰何比馭行王陽道邪移疾乞
休者至再部不得已勉從病痊起用例而公浩然
有終焉意矣還爲鄉先生以齒德尊於一時鄉隣
質成者得公片言立解當路貴游未嘗一以竿牘
通臺省若中丞直指以人才薦者相屬公晏然若
弗聞也郡饒佳山水年八十餘縱遊不厭見者目

屬之怪以爲仙曰彼須眉皓如矣而顏比丹何爲者耶第四人白首怡怡始卒無間言先是少宰公曾疏論中貴忤旨歸相知爲刻恩休紀載疏稿及諸慰藉語公移書言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弟胡有此少宰公卽燬之蓋其家庭以大義相敦勉類如此乃厚族睦姻好施樂予引掖後進化誨鄉人又難縷指已年踰九十神明不衰臨終耿耿賦詩而逝先是取所述作悉投之火獨存吟稿自芟削題曰賜養堂集留於家沒後諸司奉公鄉賢祠蓋

李以鄉先生祀者三世矣生正德庚辰九月十日
卒萬曆庚戌十月十二日享年九十有一元配杜
氏處士杜公辰女生子二沛浚俱蚤世沛國子生
繼配周氏都察院檢校周公繼纓女生女一適周
舜道側室裴氏劉氏王氏裴生子一永明國子生
娶樊氏繼陳氏劉生女一適庠生樊問善王生女
一適庠生樊文浙孫男三以淳以龢以恒孫女四
公卒再易寒暑而子永明始獲吉壤於縣十九都
官壟之陽手少宰公狀屬銘其墓中之石余以所

聞參之狀無不合乃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當官三事所重者廉簠簋必飾不畏彊禦不侮勞
獨以恪乃職出克奏功處亦明節人所稟則筮仕
冬官大工方輿其費不億公聿司之剔蠹持貞弊
孔盡塞壬人當路我孰有疾不我能卽如彼飛鴻
獵者張羅其疇加弋 帝曰休哉特紀姓名賞酬
其力晉秩納言止或尼之行道爲惻輿論方明覆
疏上請用課功實名區利筦澤民通商惠此四國
叅知方岳正需柄用以光社稷倏賦歸與有懷二

人屹屹是陟優游林石三十餘年薦刹靡息抑畏盤几九十一齡其儀不忒前暉後映堂構墳篋勿替有翼人與地靈峩峩增色我爲作銘百世千秋過者必式

明故中憲大夫順天府府丞雲蛟黃公墓志銘

萬曆己丑余與公同舉進士一見相莫逆旦夕過從亡厭也丁酉余中讒罷歸公憤憤咨嗟嗚訖不能已癸卯公持節按維揚晤余金山飲酒道舊者

累日旣別公晉順天府丞功名日有聞亡何而報
公逝矣公子龍文等排纊公事行屬余爲志銘嗚
呼余其忍銘公哉公諱吉士字叔相別號雲蛟祖
惟政自澶淵遷內黃家焉自是世爲內黃人高祖
諱綸曾祖諱琦祖諱槐三世皆有令德父諱流由
貢授山東棠邑縣訓導以孝行聞詳載邑志以公
貴贈行人再贈御史母郭氏贈孺人於嘉靖己酉
正月二十二日舉公公生姿異凡兒才數月邑有
冉學博者善相人奇之曰此千里駒也甲子補第

子員已已遊邑校試輒第一已卯領鄉薦尋上春
官不售下帷大肆力於學不問外事縣令謂其有
澹臺子羽風已丑成進士授行人辛卯奉使蜀
藩以秉禮最其官事竣還贈翁亦授司訓會於家
父子冠紳展墓人皆榮之贈翁之任未久病卒公
飲泣欲絕居喪動遵古禮服除補原官奉使冊
封韓藩一切餽遺無所受乙未考三年滿行人
級八品父在可貽封沒者不與公語僚友曰可貽
之生前獨不可貽之身後乎率衆上疏陳乞得

俞旨自是司務助教諸秩以例請俱得貽贈爲絜
令錫類之孝於公首歸焉公不欲以閒曹自惰竊
以其隙取律例載令甲者肄習之時稱精法比無
踰公者庚子考選在廷以公材品擬監察御史疏
入留中辛丑九年滿銓部以公原擬職銜請有
旨准陞授浙江道御史考選未下得先蒙陞授蓋
異數也總憲溫公得公喜甚卽劄委諸劇差公隨
事展力無少怠是冬 冊立 東宮覃恩贈父母
如其秩旋奉 勅按宣大定礦變擒積猾威惠大

著疏請停中使詞極剴切乙巳改按淮揚入境卽廉得碭山墨令某論劾聞如洪會鹽漕兩使者皆缺人併以公攝當比士學使者又缺則析江以北四郡三州學政亦以公攝而公一人總四臺職矣四臺皆關大政公精勤其職振紀法端風化鋤奸豪撫良善甦商竈督轉輸公課試明品藻稊然當於人心乃其性孤潔不以秋毫之端自點諸肺石羨邑用之邑郡用之郡興廢創新無所不庀飭前後築城修學建文昌閣尊經閣構基運書院不一

若維揚若泗若和若高郵若盱眙諸役槩可攷也
更以其餘刻史集理學諸書數百卷公於海內所
在爭立祠生祀公者相屬語具各生祠記中戊申
復拜 命巡兩關諸如收蹂躪之衆於腹裏發疎
虞之罪於塞外清屯田之巨蠹於軍中伸鵠亭之
沉冤於死後爲人所稱說者比比矣己酉晉順天
府丞京輦稱多姦利公洞坦不設鉤距壹以寬大
行之而人自凜然如舉人陳邦訓張文明丁承乾
等十許人皆爲辯豁得全以蘆溝橋重地請蠲季

稅不得爲出贖暖補之謳吟載道此公巡宣大時
所奏請停止而茲稍稍自行其意也歲旱奉 命
祈雪公步行虔禱雪大降 上嘉悅目爲黃府丞
雪云辛亥京察例自陳會前以持法失權豪意構
之銓奉 旨調南用人謂公望實顯白環召可不
旋踵也而詎意其止此也夫公身長七尺餘麗眉
飄須顧盼偉如生平孝友通於神明睦婣遍於族
屬親戚交遊婚之贍之生爲扶持沒爲存卹至於
子姓惟遺以清白規之儉約一準司馬公家法其

者五六人爲詩酒社懷野田公其一也羣居笑談
賓日月而課花鳥見者謂爲香山洛社風亡何而
公已矣子之良等於是歲十二月八日葬公方山
之原手事狀屬余爲墓門之詞曷敢委按狀公諱
有成字名錄別號懷野其先揚之泰州人明興有
諱茂七者始以總旗隸戎籍四傳而諱昱正統中
破賊將樂次年復大戰武義以斬馘功授鷹揚衛
試百戶自是世居金陵云昱生銳銳生欽欽生山
皆世其職山弟岫配王氏公考妣也公生數歲惺

惚不羣從塾師習博士業則玉博士業兩尊人弗善也曰家世材官介士不於三尺取封業而至齷齪鉛槧爲公乃去學擊劍騎射則又工擊劍騎射然不廢書萬曆乙酉中武舉鄉試丙戌連拔其科授指揮僉事大營把總已改神機營辛卯守備泗州踰四歲晉山東都司僉事甫二歲晉昌鎮遊擊將軍又五歲爲徐州叅將明年改京營先後七任大司馬中丞若給事中御史以職事薦者疏三十七上首薦劄者強半無不稱良將才者而公業倦

游歸矣公爲人坦洞不設城府推表見裏而壹出
於寬厚拊循士卒不啻挾纊然所至皆樂爲之用
而公繕治虎落躡石長戟勁弩且精甚有犯者望
公幟無不相戒避去以此名聲獨爲諸帥冠顧公
伉直無所撓故事鹺使接公途之凡公入鹺使立
自如公却不進須如凡乃前一漕使欲公橐鞬見
強之至再公奮曰頭可斷守不可易也往往刺求
公無可指而公亦鬱鬱甚居恒歎曰先世不脫兜
鍪髮爲盡禿僅僅得小署級耳我安坐而獲高爵

非百戰膏草野何以報國恩乃弗究其奇以歎惜哉性至孝少母病禱於茅山百步一稽首不知疲也第四人念其貧俸餘必與共復置義田爲從子膏油資他如曹鳳王承宗朱奇非公知舊脫之危難之中而不規其報人尤以爲難生嘉靖乙巳正月二十日卒萬曆辛亥九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七元配笪氏繼孫氏子二長卽之良次之甫皆國子生良娶揮使趙公女甫娶都閩韓公女四女所適皆名族趙祖行董應期楊于世蕭琯其壻也孫

二易生祥生孫女六俱幼是時同社夏郡丞尚忠
梁都闢文元余兄靖經紀公喪而余竑志且銘之
銘曰

世風靡靡日脂突公丁其時獨挺發長身玉立峻
丰骨武鬯文條思鬱淳行間出入靡自訕口噓長
虹貫日月中邊保障威愛浹林林士卒危得活非
分臨之屹難拔飄然奉身返巖穴揮金閭里意自
得倏如橫空翩中鏗我作銘詩爲臚列高岸可谷
名不滅

明故河南汝州知州竹阜胡公墓志銘

竹阜胡公謝汝州政歸逝者十有六年矣顧墓門之石闕如也頃公季子屯部君一鴻來仕金陵謂少宰縉雲李公同籍也而相知爲稔請狀其行屬余銘之其敢辭按狀公諱邦彥字子美別號竹阜浙之餘姚人父封公諱懇博士弟子員以公貴封承德郎母孫氏中丞蒙泉公女弟贈太安人生子三公其仲也公幼奇穎甚年四歲口授大學一過卽成誦又性凝重不與羣兒嬉方未授制義從

傍竊闡見已了了輒能行文迨就學業日奇進無
何太安人逝公年舞象耳執喪禮一如成人封公
闢畧不問家人產僕患起相攜避山谷間至不能
備一方遣公代牧公挾策讀牛背上聲振林樾見
者奇之甫應童子試爲督學松坡畢公所賞拔自
是公名籍籍動諸生庚午舉於鄉辛未南宮不售
文定李公聞其名延於家塾命諸子師事之師道
方嚴爲文定公所器重尋入太學四方士慕公操
文求質者不可指屈乃數奇妻上不第歎曰父老

矣吾終不以一第而緩吾父養謁吏部選得徽州
府通判徽民挾高貴爲浙東西大賈多願陳筐篚
交長吏公不納泄任職在典儲諸以例贊以羨進
者皆痛斥之一切治辦會休寧缺令御史檄公攝
蓋五閱月而不以秋毫自淄清望大著奉委齋捧
及輸貢者三入都門以輕騎往時司馬糾乘傳溢
額者罰有差公獨不與三載奏績得封典榮其父
母以郡倅徵主恩稱異數云又三載晉河南汝
州知州公於汝善狀非一其大者地多盜始至卽

勒卒擒其魁史世德等乃前政所不敢問者民賴以安所轄故多礦入競爲姦利民之豪而黠者往往爲之窟而陰賄於官寬其繩公一一置於法礦患遂息當是時識者稱公嚴不苟辦不擾困不求峻不激爲良吏第一而不能得上官意久之公仰天嘆曰吾幸不媿民然旅進退蹤躡風塵間獨何爲者未浹歲遂拂衣歸去之日行李蕭然人或不堪而公自如第謂還初服趨子舍於願足矣侍封公卮酒爲壽務得其歡或偶疾衣不解帶日夕親

廁牕惟謹封公卒會公偕子應武林試不得視飯
舍大慟幾絕自悲貧不能厚葬曰子廉則難爲孝
孝則難爲廉聞者莫不傷其意焉居恒篤於親友
於兄弟事繼母如母伯兄垂老迎之官舍同食飲
而分俸給其家憫季弟病瘍臥起與俱手自治湯
藥疾革不倦其內行淳至如此乃學而優弗以第
政而最弗以遷長者而豐下弗以躋於上壽豈天
不欲公盡有之徐待夫爲後者耶卒萬曆戊戌九
月十四日距生嘉靖戊戌六月十八日享年六十

有一配李氏處士視軒公女封安人白首相莊有
伯鸞德曜之風生丈夫子四長一鵬娶陳氏繼王
氏葉氏次一鳳諸生娶孫氏次一鶚壬子舉人娶
孫氏繼王氏朱氏次一鴻卽屯部君庚戌進士娶
陳氏女一適陳舜胤孫男十一士俊士佳士傑鵬
出嗣洪嗣源鳳出禹叙稷育禹倫益謨鶚出琪枝
瑞徵鴻出孫女二長鳳出適黃鏡次鵬出適羅德
明公前是自卜地南山之陰諸子業奉治命以戊
戌十二月二十五日窆諸幽矣余感公之閼然而

章久而有合知天之陰施於公者緩而深也追而爲之銘曰

謂爾爲貧爾澤豐於岷謂爾無年爾後何縣縣南山之原風氣蜿蜒斯其胡汝州之阡

汪君仲嘉墓志銘

君夫巖處奇士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可儒可俠亦玄亦史擅通人之致標高隱之目亦可謂絕出一時流光來裔者矣余友汪君仲嘉是已比歲君遊嶺南因陟匡廬泛彭蠡覽羊城羅浮勝處弔

尉佗陸賈安期生葛洪之遺跡而歸其意氣甚盛
不謂幾何時而以凶聞告也君二子將營葬請李
本寧先生爲狀而屬余銘之曷忍辭按新安汪氏
姓爲著汪姓于秋里爲著于秋里汪左司馬伯玉
公兄弟爲著慶曆間司馬公文譽擅海內而弟仲
淹仲嘉鴈行起以故海內推司馬公者輒稱二仲
云君諱道會仲嘉其字也父羅山公母杜孺人少
奇穎好讀書及名賢墨蹟古器法物日陳几案間
摩娑研味如親見其人然年十四能詩司馬公每

摘句嗟賞喪母哀毀成疾羅山公以滅性戒之君
乃抑哀就學已爲邑弟子員已去之太學六人棘
不第而父復逝君意不自得曰吾乞乞博士語冀
一伸之吾父而更何冀哉乃盡棄去習先秦諸子
家言及二京六代三唐靡不精究非徒媛媛姝姝
一先生之言而已雅自負不錄錄嘗謁太宰陸公
不卽見留書讓之太宰見而驚曰奇士也亟造門
謝過因而定交且引吳文定公之交陶公事爲例
其相器重如此渡江暴雨舟幾覆衆相對泣君

謂舟子廻飄順風幸無恙須臾至和州從人倉皇
負裝行邏者異其狀拘而白守守聞君名迎爲上
客關吏恐甚君慰之曰若職事也且語守善視之
於成均時出入師生燕見具賓主禮劉公語君復
次當得官君笑曰豈不欲我爲國子師長揖客耶
劉公自媿知君淺中人某慕君韻欲見之君以出
亡辭會礦事興至新安羣不逞翼之議伐塚若居
然寢張長吏無所爲計君憤然曰吾今則可以見
矣走而直入轎上坐某知爲君爲色喜君抗聲曰

吾來直爲公解紛耳。上用公非欲公殺人今禍及閩郡士大夫人人惴恐或上變告公或突起叵測公奈何某俛而對曰諾尋散其黨自是人人安堵謂君三寸舌不減聊城矢矣郡國守相蓄疑難請者無不立爲剖而經不及私性好潔修容止勤浣滌所居酒掃無纖塵雖千里遊一夕寓無弗爾所儲圖畫彝鼎位置都雅對客茶讌爐熏笑談移晷無凡譖所酬應書疏詩章小楷篆籀無凡筆間以緩急叩輒傾橐應至舉所珍付質庫不以幾微

急色見也羅山公病以君嫡子陰予千金君出以
分散異母弟冢孫祖登幼聘孫氏女登疾女笄不
可婚君力言女家令更適不以孫故而寡人之女
里有父子兄弟相斷斷曲爲劑之令悔悟無腹譏
乃已祖墓爲程某所盜葬訟久不決居閒於侍御
令剖棺滴血以難之人曰千年枯骨有無不可知
策君可無對簿君疾言爲人後者有不赴祖考難
而安處乎程度君必不出可展轉君驟起應計頓
訕郡邑爲直其事將呼程扣其墓君復曰人各有

祖吾業安吾祖矣而令人祖暴骨乎程墓得不毀人更以爲難嗟乎君微獨學行茂也卽其材具要自有過人者藉令假之一第內則持議以鎮羣囂外則出身而擇國難不亦磊磊落落乎哉而僅以巖穴終惜矣生嘉靖甲辰十一月三日卒萬曆癸丑八月一日享年七十配羅氏先君十年卒子四伯無咎季無過先卒無虞無極卽丐余銘者無咎娶徐氏無虞娶吳氏無極娶潘氏無過娶梅氏女三適吳應藩吳學思方胤侯孫六祖登祖襄無咎

出祖越祖高祖茂無虞出祖修無極出孫女二曾
孫女三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山之原余次其事
而系之銘銘曰

棲逸如張仲蔚而以一徑便也排難如魯仲連而
以闔境全也博雅如楊子雲而能守其玄也潔淨
如何終之而學師其顰也美哉君之生乎翩翩兮
其欲仙也遠哉君之名與此山俱乎繩繩兮結爲
大年也

贈孺人鄧母尹氏墓志銘

贈孺人尹氏生廣之東筦考見素公母陳氏嫁同
縣贈給事中鄧翁某年三十而卒至是四十一年
往矣子給諫以書及狀來曰余母亡不俟甫七齡
耳迨今思之母處卑而陳義高養薄而植德厚世
固有拱璧駟馬翕赫於生前不若片言隻字暴白
於身後者子不遺而賜之銘其以解余哀余讀而
悲之曷辭按狀孺人生有異質性愛潔雅言笑不
輕出所居當邑孔道歲時神會若燈夕魚龍曼衍
聲沸戶外孺人匡坐不爲動或保姆強出觀乃孺

人徐徐行不爲亟也稍長功容絕人然不欲以刺
繡先贊績曰女職也年十八歸贈翁躬治爨滌其
於槧炙菹醢金甌盤筵不唯諾而集奉上撫下卑
委怡順無弗帖帖當是時孺人身無文衣而窺其
篋布縷枲麻充仞其中藍靡不出孺人手矣閭里
有交徧謫者聞孺人風默自檢斂隨短長爲善久
之贈翁試不售又家日追謀爲賈人游意難孺人
孺人爲決筴曰奚而不可且青雲之業自有任者
業心儀給諫非凡子矣爲盡出橐中裝輔行無斲

色會島夷內江贈翁商電白在圍城中城陷屠殺
慘甚贈翁幾不免尋島夷意稍倦時有縱舍贈翁
乃得逸而孺人不知也夜抱弱子侍姑側忽蝴蝶鳴
於堂如蜩聲長而哀引火視之燥地也而無隙孺
人驚曰夫子客遊儻有變乎亟取瓣香禱於神曰
若有變者其長鳴已而鳴弗止孺人驚甚則又禱
曰脫變而免其鳴三已而果鳴者三不數日島夷
信至疑慮傍徨間而贈翁返矣一一與兆合聞者
譁然歎詫謂爲異事先是母家感疫甚衆畏莫敢

窺孺人獨銳身爲理湯藥比歿調棺斂亡葬事不
爲俗忌動時人語曰疫無鬼以爲不信眠尹氏女
第罹大故勞傷備至得恆忡疾旋聞變驚憂增劇
贈翁生還悲喜交集雖力疾強起而不可療矣屬
纊時手給諫而屬之學意甚篤卒之給諫舉進士
以令高等贈母孺人尋進南戶科給事中璽書
再至望實駿駿起而孺人不能待矣漢桓少君儼
鮑宣清苦絕倫時人以爲難宣官至司隸子永爲
中興名臣孺人修行婦道與少君何異未遇於贈

翁而得之給諫卽壽未及中而澤能衍後天之報
孺人爲不薄已子三長雲霄卽給諫今爲湖廣按
察司僉事娶趙氏封孺人次雲衢早歿孺人出雲
龍邑諸生娶某氏女一適諸生盧士龍繼母劉氏
出孫男三長逢年聘南城知縣李同芳女次逢熙
聘南兵部郎中袁崇友女次逢京未聘孫女三長
適袁夢曦次適林鉅皆諸生次未字皆雲霄出孺
人生嘉靖癸卯九月二十八日卒隆慶壬申二月
六日越二十槩始下地而葬葬於萬曆甲午正月

二日又十九橫而給諫以墓石屬余志而銘之銘曰

母有生自天人居汎埽靡纖塵困且貧懷罔惑如少君任春汲歸五隣毓名子夢有光兆靈祉德則厚不及年賴璽書名乃傳葬日多銘未立子撫遺書且泣友弱侯太史徒爰作銘系終初

陝西布政司左布政使拙齋蕭公元配淑人

朱氏墓志銘

嗚呼三代而上諸侯卿大夫皆有節儉正直之德

莫不知正心脩身以齊其家其家化之亦莫不有專靜齊肅之行天子歲時巡守覽觀民風其於婦人女子之詩亦必哀而存之肄其言於樂官而歌於房中遠綜其實惟曰貴能勤富能儉而已弋鳬鴈飭筐筥供祭祀而已豈不知瑰行異節足動人之觀聽聖人謂事難而不可爲繼不若中庸之足爲謂也以余觀於蕭淑人蓋有合焉淑人諱桂處士古崖朱公女陝西左方伯拙齋蕭公之配也生子四長思似以孝廉署太倉州學正次恩脩思倡

皆貢士季思作邑諸生朱公故倜儻不羣與配張
碩人並有賢行顧艱于嗣晚乃得淑人淑人則端
靜莊重與羣兒異朱公念僅僅一女非得佳壻何
以相朝夕時方伯公在里中年甚少以穎異聞朱
公喜許爲婚淑人年二十來歸方伯業爲諸生而
赤貧舅姑老二弟且幼淑人奩具甚豐一獻諸舅
姑不以秋毫自私卽母氏有所餽遺食飲亦然當
乏絕自食其粗而於二人非甘毳不以進方伯以
故得壹意績學無內顧憂太淑人嚴稍不當意輒

怒形辭色淑人所奉之百方舅歎曰媼故下得新
婦而調已歲辛酉方伯舉鄉書則太淑人病作淑
人躬侍湯藥衣不解帶者币三歲太淑人竟卒太
淑人革謂淑人善事我囑曰吾少苦貧於寒餓之
味深矣若異日必貴其無忘推所有而及人乎所
以念我也淑人泣而唯唯是時太翁篤老二幼子
未婚淑人新持家秉事其舅愈益虔幼者出就外
傳撫之備至無何舅以余孺人來繼事之如太淑
人于是爲二弟畢婚則引嫁氏同事余孺人無間

言辛未方伯登第筮仕戶部郎淑人從無何太翁
與余孺人相繼卒淑人相方伯喪葬咸庀已卯服
除方伯單騎而北辛巳復從方伯京邸封安人旋
進宜人居三年擢爲紹興守客有難越者爲方伯
言之亹亹淑人曰客語非是君守劇郡猶吾爲大
家婦伺者衆愈爲惕厲資耳居署中手治女紅不
輒間聞鞭撻聲慘然不樂夕必問所決何事卽當
笞無可少省乎久之方伯宦于蜀若黔淑人遠不
能從家居討諸子若婦而督教之然不以苛禮繩

諸婦時時稱述大淑人與已艱難狀感諭之而已
壬辰復從方伯于汴進封淑人已而之晉之秦庚
子方伯覲事畢將圖歸趣淑人治裝淑人曰諾已
而寂然視之敝衣數事不能滿篋也淑人性恬雅
無他好雖方伯宦遊三十年不以一縑自飾卽由
始封至淑人三命矣一翟冠不易比鄰貴人婦爲
酒席燕會車服華煥飲食豐侈婢女靚麗間里夸
之淑人如弗聞也於方伯俸餘隨所有出之不自
名一錢卽有所予不告之方伯不予以至析產二

第及置義莊淑人必從中從臾之居恒念太淑人
不置其族黨至手調食啖之曰吾見若輩如見太
淑人也以乏絕告必應其求仲叔遺姊氏旦暮引
與偕食飲必共卽姊氏忘其孀居也撫二孤如已
子爲之婚嫁居食卽二孤亦忘其失父也人以疾
苦告必爲之盡或脫簪珥周之不厭念父母無嗣
請于方伯爲增封樹立碑置田令族子守之歲時
遣祀不輟淑人故強健無疾自方伯公卒貌日瘠
逾年而病幾殆諸子憂之淑人曰吾年七十復何

望得從先君子足矣然淑人竟愈健七箸如故日率諸婦含飴弄孫以爲常又六載一日語婢曰若望吾八十壽期昨夢神人言止二日耳然慎勿告諸郎君踰二日晨起櫛沐如平時季婦母病淑人猶出訊頃之入室安坐而逝亦異已乃萬曆庚戌閏三月廿四也距生嘉靖甲午閏二月一日得年七十有七思似等以次年辛亥十月某日葬淑人邑瑤山之原從方伯公窆焉思似述淑人事狀屬余曰先君子勑業辱賜之銘敢更以母氏爲子累

嗚呼淑人爲婦而妻而母悉應古法其德行之專
靜志行之齊肅與所稱鵲巢采蘋何異以淑人爲
諸侯大夫之配而不獲列於國風此史氏之責也
輒論次而銘之以附於詩人之義子女婚嫁語具
方伯志中不復出銘曰

詩有二南分陝以書方伯所蒞乃其遺墟越二千
年蔚起風教亦曰淑人令德有耀富而能儉貴不
辭卑孝於父母施及窮嫠士誦士弦家塾始兆蠶
之織之遠邇胥效匪直也家正是國人間名考德

與古爲羣有幽瑤山瘞玉於此敬撰初終以備詩
史